

新农人培养模式的理论构建、现状比较与体系化路径研究

杨 柳¹, 陈卫群², 何 懿³

¹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²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³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6日

摘 要

新农人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载体, 但其培养供给与战略需求之间仍存在显著的结构矛盾。本文在厘清新农人复合型内涵的基础上, 整合乡村振兴理论、人力资本与终身学习理论、协同与新内生发展理论, 构建了一个“需求驱动-多元共育-场景衔接-持续赋能”的系统化培养体系理论模型。通过对高校主导、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合作社主导四种典型模式的比较分析, 揭示了单一模式的固有局限, 论证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必然趋势。模型以“精准滴灌、多元协同、终身赋能”为核心理念, 提出“四维驱动、双轴贯通”的架构与四大核心运行机制。最后, 从制度协同、政策工具、数字基建三个维度提出政策建议, 并指明未来研究方向, 以期为新农人培养体系的科学构建与持续优化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新农人, 培养模式, 产教融合, 乡村振兴

A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Status Quo Comparative Assessment, and Systematic Pathways for New Type Farmers Cultivation Model

Liu Yang¹, Weiqun Chen², Yi He³

¹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Biolog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Polytechnic, Changsha Hunan

²School of Marxism, Hunan Biolog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Polytechnic, Changsha Hunan

³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Biolog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Polytechnic, Changsha Hunan

文章引用: 杨柳, 陈卫群, 何懿. 新农人培养模式的理论构建、现状比较与体系化路径研究[J]. 教育进展, 2026, 16(8): 1449-1458. DOI: 10.12677/ae.2026.1681776

Abstract

New type farmers are the core carriers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nd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re remains a significant structural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 strategic demand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mposite connotations of new type farmers, this paper integra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human capital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ories, as well as synergy and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ies,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cultivation model characterized by “demand-driven, multiparty coeducation, scenario articulation, and continuous empowerment.”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typical models, respectively based on universities,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cooperativ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any single model and demonstrates the inevitable trend towar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e model, with its core principles of “precise targeting, multi-party synergy, and lifelong enabling,”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driving, dual-axis interlinking” architecture and four key operational mechanisms.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from three dimensions—institutional synergy, policy instruments,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identified,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new type farmers cultivation system.

Keywords

New Type Farmers, Cultivation Mode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核心位置。传统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农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待向创新驱动转型[1]，这一过程深刻呼唤着劳动力素质的结构性变革。与此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命题为农业领域指明了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根本路径，而人才正是其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在此时代交汇点上，“新农人”作为连接现代知识与乡土实践、驱动产业创新与乡村治理的新型主体，其规模性涌现与高质量成长，已成为破解乡村发展人才瓶颈、激活内生动力的决定性因素[2]。

然而，当前新农人的培养供给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之间，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为四个层面的错位[3]：在理念层面，培养目标偏重“存量适应”而非“发展赋能”；在供给层面，存在“功能性冗余”与“结构性缺员”并存的困境，课程体系与区域特色产业、新兴业态对接不紧；在机制层面，教育、产业、科研等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深度与效度不足，资源整合碎片化；在支持层面，培养过程止于学历教育或阶段性培训，缺乏覆盖职业生涯全周期的终身学习支持。这些症结表明，对传统培养模式的修补已不足以应对挑战，亟需一场从理念、体系到机制的系统性变革[4]。

理论与实践界已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以协同理论为基础的“价值－协同－行动”框架、新内生发展理论驱动的“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精准滴灌”理念，以及

“产科教”融合与“全科型”人才培养等创新路径[5]。但这些探索多聚焦于局部优化，缺乏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来统领多元主体的协同行动[6]。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系统回应“如何构建一个与乡村振兴战略及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匹配的高效能新农人培养体系”这一核心命题。本研究将首先厘清新农人的概念内涵与核心理论基础；进而通过对现有主要培养模式的比较分析，辨识其优势、局限与适用条件；在此基础上，整合多理论视角，构建一个系统化、动态适应性的培养体系理论模型；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2. 新农人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

2.1. 新农人的概念内涵

“新农人”是伴随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而涌现的核心概念。综合学界与实践界的共识，新农人可被定义为：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背景下，以农业及相关产业为职业，兼具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数字化应用能力、产业化经营头脑、市场化运作技能、乡土文化情怀以及创新创业精神的复合型、高素质农业农村从业者和乡村发展带动者。其本质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在乡村形成良性循环的能动主体，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7]。

新农人之“新”，体现在其与传统农民在多个维度上的根本性区别见表 1 所示。这种区别不仅是技能的升级，更是发展范式与主体性的跃迁。

Table 1. Core differences between new type farmers and traditional farmers
表 1. 新农人与传统农民的核心区别

对比维度	传统农民	新农人	核心区别摘要
角色定位	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经营者	兼具技术应用、市场开拓与组织创新的复合型主体	从单一生产者转变为复合型创新者
知识技能	依赖经验传承，以传统种养殖为主	注重经营管理与数字化“新农具”，具备“五力”核心能力	从经验依赖转向现代知识与数字技能驱动
产业视野	聚焦单一生产环节	关注全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与新业态拓展	从局部生产转向全产业链整合
经营理念	小农分散经营，以自给自足为目标	具有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意识，追求价值提升	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化、市场化经营
发展导向	以“岗位适应”和维持生计为目标	以“发展赋能”和创新创业为导向，追求职业发展与产业引领	从生存型就业转向发展型创业
教育发展	一次性、终结性的经验传授	依托终身学习体系，强调“精准滴灌”与“全生命周期”持续迭代	从静态经验传承转向动态终身学习

从概念演进脉络看，“新农人”经历了从“职业农民”到“新型职业农民”再到“复合型新农人”的三阶段跃迁，当前正进一步向“农业新质人才”升华，其知识结构强调前沿引领(如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核心能力聚焦驱动创新链、价值链和生态链变革。

2.2. 支撑新农人培养的核心理论基础

新农人培养的实践创新，建立在系统整合的多维理论基础之上，可归纳为三大理论板块：

第一，战略资本理论板块(含乡村振兴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终身学习理论)。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总要求为新农人培养提供了价值锚定与服务方向；人力资本理论将新农人培养视为对乡村人力资本的系统性投资，推动人才培养从“学科逻辑”转向“产业逻辑”；终身学习理论则将新农人定位为“持续赋能主体”，支撑培养体系构建覆盖“招生－教学－结业－职后”全生命周期的支持系统。三者共同回答了“为何培养”和“培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第二，协同与内生动力理论板块(含协同理论、新内生发展理论)。协同理论的“价值－协同－行动”框架致力于破解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失衡的难题，指导构建多元共育的生态；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以乡土内生动力为基础，有效吸纳外部科技、教育等外生资源，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赋能教育”的螺旋上升良性循环。二者共同回答了“谁来培养”和“如何组织培养”的问题。

第三，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形态理论板块(含“产科教”融合理论、“田字型”/全科人才培养理论)。“产科教”融合理论倡导打破产业、教育、科研壁垒，构建“产－教－社－村”协同生态圈；“田字型”人才培养理论则针对乡村“一人多岗”的复合需求，提出构建包含价值铸魂、知识赋能、创新激发、实践增效四大模块的培养体系，旨在培养以农业技术为底色、兼具情怀、经营与治理能力的本土化复合型人才。该板块回答了“培养什么内容”和“采取什么形态”的问题。

上述三大理论板块共同构成了新农人培养体系构建的坚实理论基础，为后续的模式比较与模型构建提供了分析坐标。

3. 现有新农人培养模式比较分析

基于前文确立的概念内涵与理论框架，本章对当前实践中涌现的四种典型培养模式进行系统比较。依据“价值目标导向、需求匹配精度、主体协同深度、生命周期支持”四大理论关切，构建比较分析框架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cultivation model for new type farmers
表 2. 四种新农人培养模式核心特征比较

模式类型	核心驱动逻辑	供需匹配精度	协同中心	导向侧重	核心局限
高校主导型	知识系统化与区域服务	高(数据驱动)	高校设计运营	发展赋能	市场敏捷性不足，模式复制成本高
政府主导型	战略执行与公共治理	中(行政 + 调研)	政府元治理	岗位适应 + 发展赋能	行政依赖性强，市场响应时滞，内生动力不足
企业主导型	市场竞争与效益转化	极高(订单定制)	企业运营核心	岗位适应	知识体系窄化，价值塑造薄弱，受企业生命周期影响
合作社主导型	社群内生与在地发展	高(在地直连)	合作社实践枢纽	岗位适应 + 社区赋能	系统性与理论高度不足，受合作社发展水平制约

3.1. 高校主导型模式

该模式以职业院校为代表，其核心特征是由高校承担体系设计与教学实施的主导角色。在价值目标上，明确服务于区域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通过全生命周期支持实现个体的“发展赋能”。在需求匹配

上,通过“五级贯通”调研机制推动专业设置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构建“素质-通识-专业-特色-跨界”五大模块化课程体系,尤其以“一乡一策”的定制化课程回应区域特色产业需求。在协同机制上,高校处于协同网络的设计与运营中心,推行“无界行走课堂”与“双导师制”。在支持评价上,构建“招生-培养-就业-跟踪-再培养”的数字化闭环管理系统。其优势在于体系完整性高、数字赋能深入;局限在于对高校资源整合能力要求极高,对市场前沿变化的响应存在一定迟滞。

3.2. 政府主导型模式

该模式以政府作为“元治理”者,通过顶层设计驱动培养体系运行。在价值目标上高度指向国家宏观战略,兼具“岗位适应”与“发展赋能”双重属性。在需求匹配上,需求识别主要通过行政系统自上而下传达,以项目制、试点工程形式推进,能快速响应宏观战略但灵活性不足。在协同机制上,政府通过政策供给、财政激励和资源统筹等行政工具动员多方参与,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的管理闭环。在支持评价上,侧重培训人数、证书获取率等行政可量化指标,对人才长期扎根乡村的实际产业带动效果等质性评价尚待深化。其优势在于战略执行力与资源动员能力极强;局限在于行政依赖性强,多元主体可能存在“被动参与”,内生协同动力不足。

3.3. 企业主导型模式

该模式将市场机制置于核心,企业既是需求方也是重要的培养主体。在价值目标上高度市场化与实用化,以“岗位适应”为导向,培养能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技能型与经营型人才。在需求匹配上极为精准,通过“订单培养”实现培养内容与岗位技能要求的直接对接。在协同机制上,企业处于运营核心,通过共建“乡村振兴产业学院”等实体化平台形成资源互通,基于契约和利益共享形成强内生动力。在支持评价上,紧密围绕岗位晋升路径,以“企业满意度”和“岗位胜任力”为核心进行评价。其优势在于供需匹配精度最高、市场响应机制灵活高效;局限在于培养广度受限于单一企业利益,可能导致学员知识体系窄化,对“三农”情怀和社会责任等价值塑造投入不足。

3.4. 合作社主导型模式

该模式以扎根农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枢纽,将培养过程深度嵌入乡村社群与生产网络。在价值目标上服务本土社群与特色产业发展,兼具岗位适应与社区赋能属性。在需求匹配上高度“在地化”,培养方案直接源于合作社生产运营中的实际技术瓶颈,与“一村一品”紧密结合。在协同机制上,合作社作为关键组织者与场域提供者,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与信任关系,形成浓厚的“师徒传承”氛围。在支持评价上,评价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社区认可。其优势在于本土化融合度最高、人才留存率高、能直接赋能产业增收;局限在于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与理论高度相对较弱,跨区域推广依赖合作社自身活力。

3.5. 综合比较与演进趋势

通过比较可见,四种模式各有其适用情境与比较优势,但任何一种单一模式均难以完全满足乡村振兴对高素质复合型新农人的全方位要求。当前实践已呈现出从单一主体、分散供给向多元协同、系统化培养演进的总趋势。未来的发展方向并非择一而终,而是趋向于一种基于优势互补的动态适配混合治理模式——在政府战略引导和政策保障下,以高校的系统化教育为基石,深度融合企业的市场机制与创新资源,并扎根于合作社等乡村组织提供的真实场景与社群网络,共同构建“价值共融、责任共担、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的生态化培养体系。这为下一章理论模型的构建指明了整合方向。

4. 理论框架下的新农人培养体系模型构建

基于前述比较分析,单一模式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对复合型创新人才的系统性要求。本章旨在构建一个整合性、生态化、自适应的新农人培养体系理论模型,以“精准滴灌、多元协同、终身赋能”为核心理念,将政府、高校、企业、合作社的优势进行结构性融合。

4.1. 模型总体定位与理论内核

本模型在协同理论与新内生发展理论指导下进行系统性重构。其总体定位是: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现代化需求,以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为牵引,通过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融与责任共担,构建覆盖人才“全生命周期”的赋能体系。

模型的理论内核体现为三个相互作用的循环:一是“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内生循环,以教育培养人才,以人才驱动科技创新,以前沿科技反哺教育,形成螺旋上升的内生动力;二是“需求-供给-反馈”精准适配循环,基于深入的产业需求调研动态调整培养供给,通过多元评价与跟踪反馈实现方案迭代优化;三是“个体-组织-社区”协同发展循环,新农人成长赋能个人职业发展,高素质人才注入推动组织进步,组织壮大反哺社区发展,形成扎根乡土的发展共同体。

4.2. “四维驱动、双轴贯通”培养体系架构

学校与校内教师负责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系统梳理各课程的思政元素,开发教学案例库。校内教师需主动下企业,理解岗位需求,将思政元素与技术知识点巧妙结合,做好理论育人;企业则需将思政育人纳入合作协议,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导师作为师傅,其核心职责是通过言传身教,将爱岗敬业、严谨务实、勇于创新的职业精神传递给学徒,做好实践育人和文化育人;学生作为教育的客体和主体,应引导其通过学习、实践、反思,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基于上述内核,模型提出“四维驱动、双轴贯通”的立体化架构。

1) 四大核心驱动维度

四大主体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政府担任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者,负责锚定战略方向、搭建协同平台、提供资源保障;高校担任知识创新者与系统赋能者,负责需求调研与数据分析、模块化课程开发、教学模式创新与师资研发支持;企业担任需求定义者与实践场域提供者,负责精准定义岗位能力标准、提供真实实践场景与产业导师、参与评价与就业吸纳;合作社(社区)担任需求传导者与乡土文化承载者,负责反馈一线生产需求、提供本土化实训基地、传承乡土知识与文化、实现人才留存与效用验证。

2) 两条关键贯通轴线

“数字赋能”轴线: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智慧培养云平台”。前端集成产业大数据实现需求智能预测;中端支持在线学习与虚拟实训,生成学员个性化“数字画像”;后端对接就业市场与跟踪信息,形成“招生-培养-就业-跟踪”的数据闭环,为精准决策提供依据。

“流程闭环”轴线:建立“目标协同-过程共育-评价反馈-持续改进”的管理闭环。入口阶段基于协同平台共同制定培养方案;过程阶段实施“双导师制”与项目式教学;出口与延伸阶段进行多元主体参与的“二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跟踪信息反馈至平台,用于启动新一轮的方案修订与延伸培养,实现终身学习。

3) 模型的核心运行机制

为确保模型从静态蓝图转化为动态实践,依赖于以下四大机制的协同作用:

第一,动态需求调研与精准适配机制。这是体系的“导航系统”。必须制度化运行“政府统筹、高校执行、企业与社区参与”的联合调研机制,定期更新区域产业地图与人才能力谱系,确保培养目标、专

业设置与课程内容同产业演进同步迭代,实现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根本转变。

第二,跨界资源整合与利益共享机制。这是体系的“燃料系统”。通过共建乡村振兴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实体化平台,将政策资金、智力资源、技术设备、场地文化等异质性资源进行整合。核心是设计清晰的产权归属、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规则,形成“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合作基础。

第三,全过程评价与迭代优化机制。这是体系的“调节系统”。构建“价值-知识-能力-绩效”四维复合评价体系,强调主体多元(政府考察战略贡献、企业评价岗位胜任力、社区评估乡土融入度)与方式多元(技能鉴定、项目答辩、大数据分析结合),评价结果直接与课程更新、师资激励、政策调整挂钩。

第四,终身学习跟踪与延伸服务机制。这是体系的“续航系统”。借助数字平台为每位新农人建立终身电子档案,毕业后仍提供持续教育(针对新技术新业态的短期培训)、发展支持(技术咨询、创业辅导)与社群互动(线上线下交流平台),使培养体系从“学历教育终点”变为“职业发展加油站”。

4) 模型的价值与创新点

本模型的核心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实现了从“单一主体主导”到“多元生态共治”的范式跃迁,不再争论何种模式最优,而是聚焦如何设计机制使四大主体优势互补、责任共担;其二,实现了从“阶段化培养”到“全生命周期赋能”的系统延伸,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人才发展闭环;其三,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的治理升级,提升了培养体系的科学性、精准性与自适应能力,最终在“国家战略-产业需求-个体发展”的三重统一中实现各方共赢。

4.3. 核心机制的操作化定义与运行流程

为使“四维驱动、双轴贯通”架构从理论模型转化为可操作实践,本节对核心术语进行操作化定义,并绘制运行流程图,清晰标示不同主体在“流程闭环”轴线上的关键节点和任务,以及“数字赋能”轴线如何为这些节点提供数据支持。

4.3.1. “四维驱动”的操作化定义

“四维驱动”指政府、高校、企业、合作社(社区)四类主体在新农人培养中承担差异化但协同联动的功能角色[8]。其操作化定义如下:

政府(G 维度)——顶层设计者与制度保障者。具体操作任务包括:① 制定区域新农人培养五年专项规划,明确培养规模、专业方向与质量标准;② 牵头搭建“政校企村”协同理事会,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审议培养方案与经费预算;③ 设立新农人培养专项资金池,以“以奖代补”方式对参与企业给予不超过实际投入 30%的财政补贴;④ 协调发改、农业、人社、教育等部门数据互通,为需求预测提供宏观支撑。关键节点:规划制定→理事会组建→资金到位→年度评估。

高校(U 维度)——知识创新者与系统赋能者。具体操作任务包括:① 运行“五级贯通”调研机制(省→市→县→乡→村/企),每半年更新区域产业地图与人才能力谱系;② 开发“素质-通识-专业-特色-跨界”五大模块化课程[9],每门课程配备 AI 教学助手与数字教材;③ 实施“双导师制”教学,校内教师负责理论教学与学术指导,企业导师负责实践指导与岗位带入;④ 建设数字化教学管理平台,实现学员招生、培养、就业、跟踪全流程数据化管理。关键节点:需求调研→课程开发→教学实施→成果评估。

企业(E 维度)——需求定义者与实践场域提供者。具体操作任务包括:① 提交年度岗位需求清单与技能标准,明确“订单培养”的专业方向与人数;② 提供真实生产场景作为实训基地,派遣技术骨干担任产业导师(每 10 名学生配备 1 名);③ 参与“双元评价”,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指标对学员进行实操考核;④ 优先吸纳合格毕业生就业,并提供入职后的持续培训通道。关键节点:需求提交→基地共建→导师派驻→考核吸纳。

合作社/社区(C 维度)——需求传导者与乡土文化承载者。具体操作任务包括:① 反馈一线生产技术瓶颈与培训需求,协助高校设计“一村一品”定制化课程模块;② 提供本土化实训基地(如合作社种植基地、养殖场),安排学员驻点实践;③ 组织乡土专家传授传统农艺与地方知识,开展“师徒传承”式实践指导;④ 对学员的乡土融入度与社区贡献进行评价,协助推动人才留存与产业增收。关键节点:需求反馈→基地确认→驻点实践→留存评估。

4.3.2. “双轴贯通”的操作化定义与运行流程

“双轴贯通”由“数字赋能”轴线与“流程闭环”轴线构成^{[10][11]},二者纵横交织,为四维驱动提供技术支撑与管理规范。其运行流程如下:

数字赋能轴线:贯穿培养全周期的数据流。具体运行流程为:① 前端数据采集层:利用大数据爬虫与 API 接口,实时采集区域产业数据(种植面积、产值走势、岗位发布量等)、学员学习行为数据(在线学习时长、作业完成度、技能测评分数等)与就业市场数据(薪资水平、岗位需求变化等);② 中端智能分析层: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需求预测模型,生成区域人才需求热力图与技能缺口清单;同时为每位学员建立“数字画像”,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学习困难群体并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③ 后端决策支持层:将分析结果以可视化仪表盘形式呈递至协同理事会决策端,为培养方案修订、课程更新与政策调整提供数据依据。数据闭环路径为:产业数据采集→需求智能预测→培养方案动态调整→学习过程数据采集→能力画像生成→就业跟踪反馈→数据回流至前端。

流程闭环轴线:贯穿培养全周期的管理流程。具体运行流程为:① 入口阶段(目标协同):协同理事会基于数字平台的需求预测结果,共同制定年度培养方案,明确培养目标、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与考核标准,签订四方协同育人协议;② 过程阶段(过程共育):实施“双导师制”与项目式教学,校内教师与企业导师协同授课,学员以真实产业项目为载体完成模块化学习,合作社提供驻点实践场景,政府提供政策与资金保障;③ 出口阶段(评价反馈):开展多元主体参与的“双元评价”,政府考察战略贡献度、企业评价岗位胜任力、高校评估知识掌握度、合作社评估乡土融入度,评价结果以结构化报告形式录入数字平台;④ 延伸阶段(持续改进):基于评价结果与就业跟踪数据,自动触发培养方案修订流程,同时为毕业生提供持续教育(新技术培训)、发展支持(技术咨询、创业辅导)与社群互动服务,实现终身学习闭环。管理闭环路径为:目标协同→过程共育→评价反馈→持续改进→目标协同(新一轮迭代)。

5. 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5.1. 面向体系落地的综合性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构筑稳定协同的“共治生态”。借鉴德国“双元制”以立法明确企业育人主体地位的经验,推动相关法规细则落地,明确多元主体在协同理事会中的法定权责与资源投入比例。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制度,实现非学历培训、职业技能证书与学历教育学分之间的互认与累积转换。总结推广全闭环管理机制与“五级贯通”调研机制,以章程、协议、清单等形式将协同育人从“项目合作”推向“常态运行”。

第二,健全政策支持工具箱,赋能“全生命周期”学习体系。在国家与省级层面出台新农人培养专项中长期规划,确保战略落地与资源聚焦。设立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专项资金,对企业投入给予税收抵扣,对社会资本设立创业基金提供风险补偿。对参训与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提供学费补贴、安家补助、低息贷款等梯度式支持。破除人才评价中唯论文、唯学历倾向,建立以“产业贡献度”“技术推广实效”“带动增收能力”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标准,在基层事业单位招聘与职称评聘中设立专项通道,增强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认同。

第三,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打造“智慧赋能”新范式。专项支持职业院校与产业园区建设虚拟仿真实训中心、数字孪生农场等教学基础设施。由政府牵头整合教育、农业、人社等部门数据,共建区域性“新农人智慧培育云平台”,集成在线课程、产业数据、科研资源与创业跟踪等功能。将数字素养纳入核心课程体系,系统设置《农业大数据》《智慧农业装备》《数字营销》等课程模块,并将运用数字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毕业考核的重要指标。

5.2. 亟待探索的未来研究方向

其一,理论模型的差异化适配研究。本文提出的模型是一个通用框架,未来需深入探究其在不同资源禀赋区域(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区、城乡融合区)、不同产业类型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具体适配性与差异化实施路径。同时,“教育-科技-人才”循环在县域、园区等微观层面的具体作用机制与效能测量方式尚待长期的案例追踪与实证研究来揭示。

其二,技术赋能与教育伦理的前沿探索。需研究人工智能如何在培养中实现更深度的自适应学习路径规划与虚拟实训陪练,同时关注数字鸿沟问题——如何保障偏远地区、年长农民在数字学习中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此外,在全生命周期数据平台建设中,学习者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归属及隐私安全保护,是亟待法律与伦理层面回答的前置性问题。

其三,长期效能与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需建立科学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评估框架,不仅衡量新农人个人的收入增长,更综合评估其带动产业升级、促进社区治理、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宏观与社会收益,为持续的政策投入提供实证依据。同时,需探索通过市场机制、社会公益、自我造血等多种方式构建可持续运营的终身学习支持体系,确保新农人发展的“续航”能力。

6. 结论

新农人的培养是一项关乎乡村振兴战略根基与农业未来的长远事业。唯有坚持需求导向、多元共育、数字赋能、终身学习的核心原则,不断完善政策供给,深化理论探索,才能使新农人真正成为驱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力量。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致力于让培养体系更加精准、包容、智能与可持续,最终实现人才成长与乡村发展的同频共振。

基金项目

1) “2025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课题研究成果。课题名称:涉农高职院校提升“新农人”职业认同感的思政育人体系构建研究。课题编号:25A133。

2) “2025年校级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综合改革与精品建设项目”课题研究成果。课题名称:讲好中国故事视域下高职院校“大思政课”的数字叙事研究。课题编号:25JP02。

参考文献

- [1] 宋辉,王纪宏,张雪松.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人培养的创新探索与实践——以吉林工程职业学院为例[J]. 职业技术教育, 2026, 47(2): 36-41.
- [2] 蔡颖蔚. 构建“田字型”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体系[J]. 人民论坛, 2025(22): 96-99.
- [3] 程一可. 教育、科技、人才何以良性循环——基于江苏省“新农人”培育的实践证据[J]. 教育发展研究, 2025, 45(17): 18-27.
- [4] 韩世昊. 共生理论视角下乡村体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4(6): 62-70.
- [5] 姚大川,王小兰. 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人才:概念内涵与培养路径[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5, 46(8): 228-236.
- [6] 刘彦随,丁志伟. 立德树人视域下“三思课堂”模式赋能拔尖人才培养的理论逻辑与实现机制[J/OL]. 河南大学学报

-
- 报(社会科学版), 1-11. <https://doi.org/10.15991/j.cnki.411028.20260324.001>, 2026-06-25.
- [7] 尉新悦, 曾颖琨, 马建富.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技能人才培养的现实样态与提升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6(9): 25-33.
- [8] Mishra, P. and Koehler, M.J.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The Voice of Scholarship in Education*, **108**, 1017-105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20.2006.00684.x>
- [9] Holmes, W., Bialik, M. and Fadel, C. (201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Promi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Center for Curriculum Redesign.
- [10] Kasneci, E., Sessler, K., Küchemann, S., Bannert, M., Dementieva, D., Fischer, F., *et al.* (2023) ChatGPT for Good?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for Education.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3**, Article ID: 102274. <https://doi.org/10.1016/j.lindif.2023.102274>
- [11] Pan, Y., Zhang, L., Li, Z., *et al.* (2024) Digital Agricultur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219**, Article ID: 108752.